

【经济与管理】

# 中国经济学界的困境透析

王苏喜

(西安工业学院 人文社科系,陕西 西安 710032)

**摘要:**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到处弥漫着的“浮躁”与盲目乐观,指出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创新,须走出其面临的九大困境。

**关键词:** 中国经济学;范式危机;人类关怀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 Analysis of Puzzledom of Chinese Economics Circles

WANG Su-xi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Flippancy and blind optimism are pervading in the economics circles of China. With an eye to th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we must get out of the nine confronting morasses to realize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s in China; model crisis; human effection

经济学在中国,是近20年才成为“显学”和“皇冠上的明珠”的。世纪之交的时候,经济学界为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与希冀,认为在21世纪,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必是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创新,雀跃之声不绝于耳。果能如此么?

中国经济学界的明天,取决于其能否走出以下九大困境

### 一、理论的支点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可依赖的路径选择有三:

1.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在其框架内加入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2. 立足于现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尤其是主流的新古典理论,研究中国问题。
3. 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让各种理论与假设在发展的实践中优胜劣汰,让“市场”自然“出清”,最后形成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世纪末经济学界的范式危机。所谓“范式危机”,即科学共同体成员迫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不再共同接受一套假定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定理。经济学发展史上存在着多种范式,建国后我国经济学采用的是“苏联范式”,这导致了中国经济学的长期封闭与滞后。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西方经济学说引入中国,为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特别是其微观的自利行为会导致宏观的社会福利增进这一基本内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但“西方范式”毕竟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的。因此,在经历了最初的“盲目”后,学界现已认识到,它并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学的范式。

中国经济学的“战国”时代远未结束,依稀露出一线曙光——邓小平经济理论(有学者认为它具备了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理论特征<sup>[1]</sup>)尚需更长时间理论上的完善和实践的检验。

### 二、经济学的数学化

20世纪,由于经济学成功地运用了数学,这才使其更像“科学”。但对于经济学的数学化,在我国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极力排斥,认为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规律的,毋庸数学

即能说明问题;另一种则极力主张,他们“越来越偏爱用世人难以懂得的语言说话”,以至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愈来愈重,使经济学成了玄学。

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倾向,一是在多年的文理相隔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懂经济学的人大多不太精通数学,所以一见数学就晕;二是数学家一见经济学论文也晕,这就给一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人留下了成功空间,他们找到了成名的不二法门,甚至于能将“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用一大串(堆)数学公式、模型分析推导出来,数学泛滥了。

经济学离不开数学,缺乏定量分析会使经济学流于空泛。但数学毕竟替代不了经济学,一味地滥用数学,将导致经济学失去其社会科学的属性。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或许要决定于精通现代经济学与数学的新一代经济学家。

### 三、经济学的本土化

“中国经济学”是一个内涵不确定,可以有各种不同理解的概念。主要的有三种:

1.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
2. 落户在中国的经济学;
3. 中国学派的经济学<sup>[2]</sup>。

第一种解释,面太窄,不具有普适性;而第二种解释,又不外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翻版或简单叠加。因此,“中国经济学”是指中国学派的经济学,是在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的客观基础上,对各经济学派的重新整合。

客观基础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文化,这就涉及到了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在这方面,我国经济学界除了建国初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等少数问题上有所建树外,几乎乏善可陈。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要么照搬照抄,要么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问题,基本理论、政策措施、研究方法等方面没有作为。这种情况说明了中国经济学受到实践的制约,尚难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尤其在转型期,经济实践不成熟,成熟的经济理论就难以出现。

### 四、经济学的现代化

毋庸置疑,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在了其他国家前面。现代化的中心是通过建立市场经济来发展经济,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分散的经济决策者根据市场价格自主决定资源的配置。但市场经济又可分为两类,即传统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在

人类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体制是传统市场经济,而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近代史上的重大突破,即是现在被炒得火热的所谓“新经济”,就其体制而言,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延续。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区别有二:第一,“非人格化交易”成为愈来愈重要的交易方式;第二,政府的行为受到约束,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变成了“保持距离型”。

纵观我国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可以发现,我们的改革取向虽是市场经济,但却是传统市场经济。实践的落后是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撑,这说明中国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还知之甚少。实践呼唤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 五、经济学的泛政治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有太多的误解,总认为它是依附和服从于政治的,从而使其丧失了独立性乃至科学性。具体表现是:

1. 培养了大批“奏折经济学家”,计划经济时说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时又摇身一变,论证起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了。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学者卓炯的,又有几人呢?

2. 导致了大众对经济学的无知和不信任。对此,有许多戏谑之词,如“所谓经济学,不过是一些自称经济学家的人对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描述”,“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并不知道他所谈论的,但是,他让你觉得这是你的错误”、“100个经济学家常常有 100个以上的观点”,更有甚者,干脆认为经济学就是“屠龙术”等等,不一而足。

因此,为经济学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尽可能地把政治性因素从经济科学的研究中剥离出去,努力摆脱其“政治附庸”的地位,应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 六、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的西学东渐,在经济学领域,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是研究“效率(益)”的,即只研究“应该是什么?而不管这样做应不应该”,甚至有人提出了“经济学就是不(讲)道德的”的主张,公然漠视“国情与民瘼”。

理论指导实践。流风所及的结果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固然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由于“效率原则”中并不必然地包含“共同富裕”却包含着贫富分化的潜在趋势。及至于今,我们作纵向比较时发现,基尼系数增大,我

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严重悬殊的国家之一。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上的不公正蔓延并影响到社会公正和政治公正。看来,公正与效率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大国、穷国经济,效率优先的同时应当注重公平。经济学家应该也只能是社会公正的卫士,而不应成为社会公正的“敌人”,否则,经济学在中国的前路就颇令人担忧<sup>[1]</sup>。

## 七、经济学家需要“超脱”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家作为最具“理性”的“经济人”,首先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是无可厚非的。但20年来随着经济学在中国的日渐被重视,他们多少表现得有些浮躁。面对世俗的“诱惑”,学者们在“出世”与“入世”的二难间摇摆不定,这既影响了理论的承继与创新,又影响了经济学家的桂冠。

有人曾对时下圈内的经济学家做了归类,有所谓“大款经济学家”、“奏折经济学家”、“论证经济学家”、“舶来经济学家”、“诠释经济学家”、“会议经济学家”、“讲座经济学家”等等。分类(批评)不一定恰当,但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学家中的“投机”、“哗众”、“势利”等现象严重。

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创新,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在这方面,经济学界是需要一点“超脱”精神的。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坐得了冷板凳,方能“十年磨一剑”。1999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芒代尔的经历,难道对中国学界同仁就没有一点启示么?

## 八、锻造经济学新人才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学界目前的现状是老一代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底深厚,但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了解不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接受了较系统、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和训练,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却知之甚少甚至不屑一顾;更糟糕的是两者中精通数学的人都不是很多。

在目前“范式危机”还未消除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这三者皆通的“三通”人才的培养。

1. 改变目前高校经济学院(系)课程设置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势不两立、“两张皮”的局面,整合、打通两类课程内容,使学生“学贯中西”(严格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具备坚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

2. 经济学数学化是趋势,因此,要注重对学生的数学训练,在教材中把经济学和数学结合起来。掌

握了数学方法(工具),无论是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还是对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都如同利器在手。这样,中国经济学水平才会出现整体的飞跃。

## 九、忘却“诺贝尔”

中国经济学界一直为不曾有人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而耿耿于怀,这个“情结”在最近几年尤其浓重。但客观地分析一下诺奖得主的学术思想与经历,或许有助于我们抹去心头的“不平”。

1. 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而且是以西方特有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学通往科学的所有路径都被西方学者占据。先行一步了,要建立一个以中国的思维模式为背景的理论体系已难有出路。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诺奖几乎为美欧学者所垄断的缘由了。

2. 30年来,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1/3以上是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外经济学家大都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对此,中国经济学界从整体上是很难望其项背的。

3. 现代经济学是由美欧主导的,而以美国居统治地位。这样一种局面是历史形成的,是任何严肃的学者都必须承认的事实;同样中国经济学水平远远落后于美欧也是不争之实。中国经济学界当前要做的似乎不是不切实际地奢谈如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攻克诺奖这个学术制高点,而应该是从学生当起,老老实实地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否则,即使如印度一样,在短期内出了一个像阿马蒂亚·森一样由国外培养并且主要学术活动也在国外的诺奖得主,也不见得能整体而全面地提升中国经济学水平。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学界的前路依然漫长而艰辛,盲目地乐观于学术是有害的。当然,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分析了学界的困境和尴尬,但绝无“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之意。经济学的成长是“渐进式”的,经过不懈的追求与积累,或许当下一个世纪初我们再进行“百年回眸”的时候,会有一个惊喜的发现!

### 参考文献:

- [1] 姚慧琴.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与当代中国经济学新范式的形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 [2] 张旭.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9.
- [3] 盛洪.经济学精神[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256.